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啟四六集第四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治平四年二月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褉為御史所彈臣即時於私第待罪蒙聖恩差中使傳宣名入中書供職今竊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備員政府横被汙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傳

聞不可家至而戶曉欲望聖慈觧臣重任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虗實顯示多方取進止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為臺官蔣之奇誣奏臣以家私事乞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虗實未蒙降出施行臣夙夕思維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為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塞責臣若無之豈得含胡隱忍不乞一作與辨明伏況陛下聖政惟

新萬方幽遠咸仰朝廷至公不疑為辨曲直而臣身為近臣忝列政府今之奇所誣臣之事茍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寃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寃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由是言之則朝廷亦不可啓胡不為臣辨明也大抵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曖昧之事貴於難明易為誣汙然而欲以無根之謗絶無形迹便可加人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欲望聖慈特選公正之臣為臣辨理先賜詰問之奇所言是臣

閨門内事之竒所得必有從來因何彰敗必有蹤跡據其所指便可推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實若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虛則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允臣所請乞以臣劄子并蔣之竒所奏降出施行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盡瘁以為期量力而行有不能而則止敢黷蓋高之聽瀝陳至悃之誠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羈單粗知業履逢右文崇學之代竊並羣英

之遊當好問納諫之朝獲從諸老之後遂蒙獎用叨貳
機衡幸四海之無虞得容尸素荷三聖之殊遇特察孤
忠坐貪寵祿之榮不覺歲時之久而餘齡嚮晚百疾交
侵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眊昏幾不辨於騧驪
項自去秋累陳愚欵先皇帝惻然垂閔慰以恩言許至
新年俾觧重任萬乘之仙遊忽遠孤臣之素願莫從方
今聖統嗣興皇明繼照人神胥悅中外晏安顧無避事
之嫌敢遂乞身之請伏望皇帝陛下特回睿眷俯察悰

衷念孤根之易危哀小器之難用置之閒處賜以保全如此則天地之仁曲從於物性犬馬之報尚識於主恩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竒言事劄子

臣為臺官蔣之竒誣奏隂私事已具劄子乞差官根究明辨虚實伏縁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欲望聖慈先罷臣叅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既觧去事權庶使所差之官無所畏避得以盡公根究臣竊慮朝廷未明虛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任臣已别具表章伏

乞早賜施行

神宗御札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

付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内臣朱可道傳宣撫問仍賜臣手詔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横為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自非遭遇聖明特為窮究則當為寃死之鬼然事出曖昧上

煩天造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君在上内省於心必冀終獲辨雪臣無任捧誥涕泗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為蔣之奇誣奏臣以陰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詰問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敗乞差官據其所指推究虚實伏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為之大惡人神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四方之人

以謂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所無之事皆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虚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實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曖昧出於風聞臣雖前有㖿鑊後有鈇鉞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死生其

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蔣之竒得於何人其人所說有何事更不得徒說虛辭直具所說人姓名及所聞事狀據實聞奏臣所瀝血懇必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留中

再乞詰問蔣之竒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懇煩黷天聽為彭思永蔣之竒誣奏臣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聖恩累賜詰問至今未聞有所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

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說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之死生則必須審問所說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以上言況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堅請必行若不明見事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却不指定所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飾游辭無所的確蓋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遣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不然思永之奇懼見指說出

所說人姓名後朝廷推鞫必見其虛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頼朝廷至公推究別證虛實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廷須所說人姓名思永之竒無所指說必以朝廷拒諫為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説也臣謂若朝廷聞言事不行則是拒絶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直行須當根究虛實乃是用臺官之言即須行遣爾豈足為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為報國之効凡於親舊不敢有纖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深者造為飛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大惡所以語駭人聽易於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之臣正當奮然嫉惡為臣根窮起謗之人辨别虛實明其誣罔使後凶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職今

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為臣辨明反碌碌隨衆騰口摇舌詩之奇專用怨仇人飛語便以虚為實上惑聖聰及至朝廷再三詰問須要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事之據思永既云無實狀則知虚妄可知之奇則飾游辭謂風聞於衆且臺官雖許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虚實大凡可駭之語易於傳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相傳豈可便以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為大臣

者終日恐懼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夫之怨飛語騰出可以揺動朝廷則正人端士不立足矣以此言之則思永之竒專用風聞惑亂聖聰為耳目之官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今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分明案節圓備方可行刑之竒言臣死罪未明虛實豈可含胡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為分別令事理窮盡止於兩端不過虛與實而已實則臣當死虛則之竒安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竒之言使事虛

不罪之竒不足以雪臣之寃枉臣非敢固惜名位不自引去但以寃若不得雪則身是罪人朝廷自當行法豈容臣自引退若虚則幸望朝廷辨别分明使中外之人知臣無罪然後可以容臣自陳引去臣初乞朝廷差官根究虚實故當乞觧權任以避嫌今既蒙朝廷直行詰問故臣合杜門俟命乞不留中降出施行

乞辨明蔣之竒言事劄子

臣先於慶歴中擢任諫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顧身

力排姦邪不避仇怨舉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讎適會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踈族不同居姪晟於守官處(一作所)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為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獄窮勘並無實狀事得辨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者衆其陰私事雖已辨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滁州今惟趙槩知此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無辜為臣窮究則臣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臣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

彈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奇自又劾尤欲望朝廷特加裁察若以蔣之奇所對語無事實知其虛妄乞早賜明告中外以辨臣冤若猶疑於虛實之間則乞更加盡理推窮辨正

再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以蔣之奇誣奏臣家私事乞賜辨正杜門俟命今已多日雖蒙朝廷累賜詰問之奇則但云得自彭思永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一作昧之言若此便欲加

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未敢便斷其死臣孤拙無黨特被兩朝眷遇忝列政府横被小人誣以禽獸不為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國以身當怨不狥親黨阿私至多積仇怨造作飛語中傷而以忠取禍之奇乃以虛為實欺天罔上及至朝廷詰問則辭窮理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亦自言曖一作譪昧無實各自乞罷去若臣果有實狀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無實狀而自乞罷去以此見思永之奇專欲以曖一作譪

昧之事惑亂聖聰使臣不能自辨兾望朝廷更不辨明便以風聞行法況聖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碎首叫天號寃仰訴于闕庭必不能含胡而自止當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守闕號寃固知非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虚受將不得已而為之期於以死必辨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切之至取進止

神宗御札三月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懐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同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為言者汚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令中外知

其虛妄勑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不知涕泗之横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為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興當

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機政之繁内有孝思感慕之戚於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隂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陛下曉夕在懷為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捫心内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慙懼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来日詣閤門祗候入見冀靣天顔别陳血懇次

乞罷政事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觧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者

臣聞高而必危蓋處易傾之勢滿則招損實存至戒之言敢再瀝於懇私輒自干於斧鉞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適用而當重任之難智不周身而履危機之地既不能於阿狥故多積於怨仇謗讟之興紛紜靡一所恃者聖君在上公道方行雖構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明聽察天鑒孔昭既悉辨於罔誣遂判分於枉直俾臣不陷大惡得為完人今亂國之讒已黜於遠屏立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

臣仰銜再造之鴻慈正合捐軀而自效然念臣病羸之質年迫已衰罷祿之盈理難久處頃事先帝之日屢貢乞骸之言閒奉德音亦蒙恩許一麾之請素志甚勤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回日月之照閔其孤拙曲賜矜從予之一州俾自退處亦有民社可宣教條苟知盡瘁之方未失事君之節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

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聞士之行已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茍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臣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奬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

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頊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踈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為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説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為幸民況乎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

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觧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為臺官一作臣寮誣臣以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陰醜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而況上達君父之聽汚黷朝廷驚駭中外事雖起於誣

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懃懼而無地自容也伏
況當陛下即政之初日有軍國萬機之繁乃以人口不
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曉夕在懐親批詰問再三窮
究得其虛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冤獲雪
人疑盡釋夫辨枉直雪幽冤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
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
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夜懃懼而無地自容也秪此
二事臣自修省已不能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寛至仁必

以此事是臣寮中傷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盖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頻煩變節勉學牢籠小人以弭怨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居於位秖如前日所為則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須更為朝廷生事臣亦終不能安况臣一二年來累為言者攻擊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侵兩目昏暗四支骨

立顧身已如此兩人情又如此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伏
望聖慈憫臣之志誠可哀矣察臣之迹實難安矣特許
臣解罷除一外郡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臣今已
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第二劄子

臣近者屢露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夕
俟命跼蹐靡遑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一臣
聞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心悦豫

朝政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恥為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目謗怒毁辱不可勝言一二年來屢為言事者攻擊以臣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嘗少静而臣亦未嘗少安則臣之小一作不材不堪大用從可知矣臣又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為衆人所服故使處衆人之上也今如臣者舉必為衆人所怒動必為衆人所怨讒謗忌嫉叢集於一身以此而居要任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咎者

臣竊自恠以為晚也所頼者聖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孤危辨正誣罔使臣不罹枉横得為完人臣於此時不自引去是不知進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勲舊德社稷之臣一有間隙尚或罹於禍咎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語其勤則勞一作功効未著於毫髪詢於衆則怨毁已積於丘山所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昨縁思永等誣臣以大惡之名於義不可虚受若不辨於今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辨理者葢事不獲

已而為之非敢與言事者爭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罪以來言事者固已恥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遷延不去彼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為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為臣寒心顧臣何以自處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俾自藏縮如此則臣大寛已雪既彰新政之清明孤迹獲安又荷聖恩之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其忿必無疑而安處別不為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所利甚多惟乞出自

一作於

睿斷早賜允俞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解政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殞越懇誠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誤膺委用歲月已久不知引避而寵祿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既多謗讒一作讒謗大作衆情不與孤迹已危陛下既已深察一有臣字而哀憐之矣臣之憂危迫切披肝瀝血之誠亦已屢瀆於天聰而陛下

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當去而無疑矣然而聖
恩未忍遽許臣觧罷者必以不欲令臣因言者而罷爾
蓋自思永等遠竄牓朝堂告示以來中外皆知臣事已
辨雪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不能動揺朝廷矣今臣自
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關若賜允俞是陛下出臣於
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
冤已蒙辨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
殞骨糜軀何以論報臣自上三表後已兩具劄子披陳

必已蒙省覽臣之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黷

睿聽惟乞聖慈哀憫早賜施行

謝傳宣撫問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政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仍問臣幾日朝參者臣近以迫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聽合被罪誅乃蒙睿恩曲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超轉官資仍假善郡俾從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衰晚之年猶

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聖造曲賜記録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舉族歡呼伏緣自二十六日後前後殿不坐臣欲乞候御殿日參假兾面天顔别披血懇次

辭刑部尚書劄子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勑各一道授臣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臣猥以庸材久竊重任雖策勵駑蹇訖無補報而荏苒歲月漸迫衰殘所以屢

陳危懇之誠上干宸造者正以願避寵榮兾全衰朽而
天私曲被恩命過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官資臣竊尋
前例參貳之職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罕有若臣之優
者況臣近遇覃慶已叨遷秩未逾兩月恩典頻仍無功
之賞度越常格非惟臣自循省莫知所措而名器所假
人言謂何欲望聖慈憫臣孤拙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
許臣只以本官兼職或止轉一官庶俾少安常分臣誓
竭晚節上報鴻恩今取進止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表

職清書殿實為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重內循譾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禀質迂愚粗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法從非大冊高文之手久廁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儒衷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羣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

合思於報效桑榆奈迫於衰遲屢貢懇私上干聰睿遂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更負榮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疲駑之力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物特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強於筋骸皎若丹心猶自期於塵露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治平四年閏三月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見發赴本任次伏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羣臣咸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先帝蒙被聖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進伏候勑旨

亳州謝上表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奉身

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祇荷寵靈惟知戰懼臣某中謝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輙言陷穽當前而横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為死禍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隂以中人宣言於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頼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囮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

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盖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隮上煩睿
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
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靦斯盖伏遇皇帝陛下乾坤

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强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

謝賜仁宗御集表 治平四年閏月

臣某言伏準御藥院告報伏蒙聖慈賜臣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倬彼雲章方聯於寶軸刻之玉版忽被於恩頒臣某 中謝 恭惟仁宗皇帝睿哲聰明寬仁恭儉每虛心而訪道務嚮學以崇儒天縱生知臻作者之謂聖

功高德盛由煥乎其有文伏惟皇帝陛下纂紹丕圖善繼先志惟仁祖發揮於衆製乃英考序述而成編昭如三光並照萬物法彼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行非近輔而莫獲敢期睿眷尚及愚臣寵異羣邦光生蔀室載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蒙奬任之殊嘗與賡歌之後捐軀論報餘生已負於素心拜賜為榮撫事但零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元年春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者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招損以自貽況災疾之所纏顧筋力之難强輒披悃愊自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生也多屯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誤知屬四方之無事遂容章句之學竊與機政之司逮更二府之繁盖亦八年之久既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世浮沉默爾以為阿狥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當繼逢時事之方艱

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暗禍陷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賴至仁脫臣於鮫鰐垂涎之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節晚暮未盡之年齡豈臣能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旣懇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逸而風霜所迫鬢髮凋殘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渇涸眼目眊昏去秋以來所苦增劇兩脛惟骨拜俛俱艱雙瞳雖存黑白纔辨顱形骸之若此尸寵禄以何安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從人欲許還官政俾返田廬

白首明時幸遭垂衣之治酣歌聖化願追擊壤之民雖居畎畝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第一劄子

臣輒瀝一作有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奬擢一作擢用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作一事可稱無言一作一言可採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讒喧騰衆口風波陷穽一作檻阱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齒髮凋落疾病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久

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頃自去春伏蒙
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觧政事得從外補臣於此
時遂乞守亳一作守亳乞社葢以去潁最近便於私營及入辭
之日亦具奏陳乞枉道至潁脩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
允許臣自到亳以來殆將暮歲一作歲暮舊苦痟渴葢已三
年腰脚細瘦惟存皮骨行歩拜起乗騎鞍馬俱覺艱難
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
猶多妨廢坐尸厚禄益所難安然臣區區者不敢啓言而

今乃輙茲有請者盖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幸無任責之重其進退之際既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故敢直以臣子之私誠自乞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外不得親伏旒扆之前縷陳悃愊臣今已具表章欲乞一致仕名目就近於頴州居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賜開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

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聨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之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頼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

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弃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

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為慚恨何可勝陳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衰遲再上表一作封章瀝陳血懇乞一致仕名目以養殘年聖恩憐憫不忍遽棄特降詔諭未賜允俞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禮經而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不得去者

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蓋以人有賢愚理難一槩一作致

其或上智高才元勲舊德用捨去就繫朝廷得失輕重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不以為非也若中常之人碌碌備位存之既無所益去之亦無可思其用捨不為得失去就不繫輕重其人茍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尚而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為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無足可稱及能識分自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則尚有一

節可取故人君推樂賢養士之心務欲奬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一作方許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過自陳其不肖輙竊自比於中常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無所益去之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者臣某是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寵過其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被小人之摧辱而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陵心神脊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

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尚賴君父之仁奬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一作允今取進止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辭上黷睿慈臣今三請雖未忍弃捐之意曲煩再諭以丁寧而不勝迫切之誠尚冀終蒙

於開可臣某中謝 伏念臣禀生至陋力學不強徒以略誦仁義之言粗知廉恥之節早緣一藝擢自諸生智非先見之明材無適用之敏但知報國不敢謀身惟枉尋直尺之不為故圓鑿方枘而難合以至被侵凌於羣小遭詆毀之百端而臣忍辱強顏踰時歷歲蓋思責任之方重顧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蒙寛恩獲保孤拙脫於死地優以便藩既無效於勤勞徒坐尸於寵祿加以艱危備歷憂患已多老將疾以偕來形與神而俱瘁昔而

少健黔驢之技已殫今也病衰駑馬之疲難強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骨而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遲徊之久不敢為於妄舉盖幸兾於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察臣既非狷憤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矯激而希高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矜其朽傏賜以哀憐許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㮠擁腫盡爾天年斥鷃逍遥遂其物性幸克成於素志惟仰頼於鴻私

第三劄子

臣輒有血懇上干天慈意迫言煩合從誅戮臣近以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目伏蒙聖恩一作慈累降詔諭未賜允俞祗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謬遭遇三朝誤被奬擢叨塵二府論其報効初無取一作補於毫分積為怨仇則不勝於詆訾雖忠邪善惡上則難逃聖鑒之明毁譽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撫心省己自信不疑其

如蹇拙孤危亦已甚矣而猶貪冒榮寵不知進退以至橫遭誣陷幾至顛擠上賴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全之察其誠心許解重任假以善地從其私便偷安苟祿優幸已多而臣量盈氣極福過災生衰疾所嬰積年滋甚中虛渴涸若注漏卮腰脚伶俜僅存皮骨舊患兩目氣暈侵蝕日加昏暗簽書文字轉覺艱難一郡之間事多曠廢是敢直露肺肝願還印綬而皇慈垂惻未忍遽弃三賜詔諭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聖君恩禮之

數過厚於臣者至矣而臣之懇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伏望聖慈憫臣衰殘哀臣懇迫特賜允臣累表所乞俾以本官致仕（一作政）歸老田閭（一作廬）則臣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今取進止

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尚茲再黷蓋中迫於危誠進冒誅夷俯深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

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纂臨竊幸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効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輙露乞身之請願諧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祗服訓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

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殫悃愊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俾還賴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辭久冒榮階常豐祿賜尚能遇樵夫而談道宣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此聯一作談王道揮賜金似衍二字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章表劄子披述懇誠上干宸造乞一致仕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書未賜俞允訓諭丁寧恩意深至捧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迫於中不能自止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耗欲於未填溝壑之間自為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瀝肝膈一作膽冀蒙哀憐臣自治平二年已來遽得痟渴四肢瘦削脚膝尤甚行步拜起乘騎鞍馬近益艱難而兩目昏暗多年舊疾氣暈侵蝕積日轉深視瞻恍惚一作恍恍數步之外不辨人物至於公

家文字看讀簽書動成妨廢臣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遠慮每見比來臣僚多因疾病致仕其人既遂閑退往往稍復康安一作寧臣伏自念無才無能叨竊榮寵滿盈之罰福過災生亦欲量分知止辭去官禄庶於晚暮之年少免災疾之苦又臣所患眼目一作疾自今年春夏以來日更增加其勢未止惟恐年歳之間遂成廢疾若幸於未廢之前獲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尚竊美名臣之愚慮所希實止於此臣遭遇明聖過蒙知奬其孤危蹇

拙之迹荷保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知報効遽迫病衰天心仁憫必垂矜惻臣不敢避煩言屢黷之罪今已再具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五表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丁寧下愚弗移但頑然而迷執論罪合當於誅戮原情尚冀於矜從臣某中謝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學遭逢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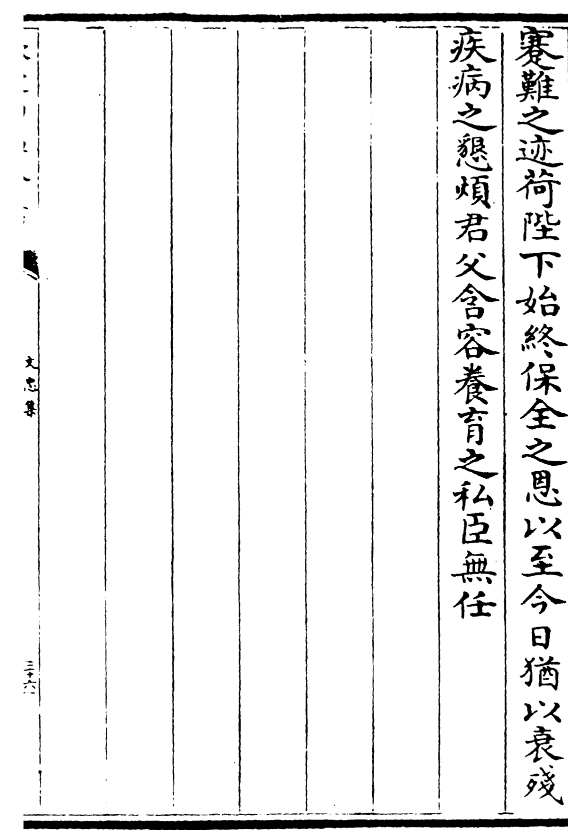
會玷竊寵靈祿利已豐乃辭臣力息私未報輒欲便身
推是以言固難逃責若乃艱危險陷僅存將盡之餘齡
沮辱摧傷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骸衰颯疾病侵凌
顧難戀於軒裳遂退甘於畎畝語其此志又若可哀自
伸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慈惻隱聖度優容謂駑
馬雖疲念服轅之已久而着簪至賤閔舊物而不忘固
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夏秋交際痾疹日增弱脛零
丁惟存骨立昏瞳眊瞀常若冥行既未知痊損之期終

當廢去而苟遂退休之懇尚竊美名是敢更殫悃愊之私冀動高明之聽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回日月照臨之光少寛屢黷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滿盈而知止免災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之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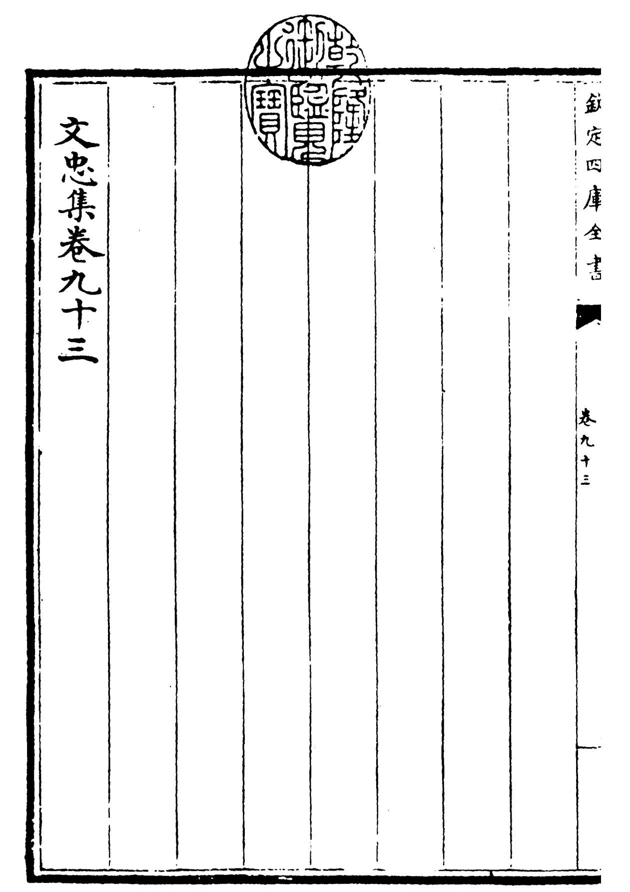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 熙寧元年閏月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表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末之

學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方而遽
迫衰病自惧盈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聖世獲遂
退休陛下仁聖寛慈俯哀誠悃既恕其屢黷之罪未加
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毋之恩不忍遽令退去六降詔書
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臣昨蒙恩許守此
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為脚膝乘騎鞍馬
艱難憂慮非時別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
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痊則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危



蹇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養育之私臣無任



文忠集卷九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費恩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文忠集卷九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五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 熈寧元年八月九日

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誥勑各一道蒙恩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疾病衰殘累上表章陳乞致仕天慈憫惻六降詔書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久患脚膝乗騎

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時别有移替已具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痊安兾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轉官資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痟渴衆所具知肌體瘦削精神昏耗本以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敗兼臣所患脚膝道路乘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兾得將理衰殘所有誥勑臣未敢祗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

取進止

第二劄子 熈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為重地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已者葢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昏耗方瀝血懇乞從退休陛下曲賜矜憐不忍廢棄丁寧訓諭未賜俞允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臣乞退休而得

進秩方稱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請矯激欺詐以要
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度寬仁未以此責臣而臣之
心顔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勉强猶當陳述義理必
兾獲辭以免清議之責況臣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
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忍廢退且令苟禄養疾於便
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慙豈敢更望遷進況亳州於近邦
之中尤為善地前後曽任兩府臣寮如陳執中宋庠皆
得養疾於此者甚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悃俾

臣且守舊任更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
瘁溥効豈無犬馬識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勑臣不
敢祗受見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
無任

第三劄子 熈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
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便受
勑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恩許解

重任俾守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渥超轉官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便當祗受豈合固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迫情切不能自止者緣臣久患眼目脚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休退六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固辭再黷方且乞更將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彊而不圖遽被遷擢之命臣竊思聖恩本以憫臣憔悴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而臣蹇薄譾危不能上副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盖

臣若進而祇受則有連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罪而其罪大若退而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黷之罪然比於矯詐邀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當逃大罪而就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者至深至厚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血不敢避煩言屢黷之誅臣所患眼目腰脚前奏已具陳述不敢虛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且令臣守舊任便於將理所有勑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

命多日臣曉夕憂惶如履氷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

無任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優異訓諭丁寧便當祗命而行豈合上煩睿聽罪宜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已者伏念臣本以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遽茲遷擢義迫難安所以懇祈辭

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懇辭盖臣近自去春由尚書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所以不避煩言屢黷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力勉衰殘上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免青州差遣若得祇守舊官而往庶幾可免矯激邀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悃愊一作迫

特許免臣轉官恩命繳納近降誥勑所有青州差勑臣見別候指揮今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 熈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赴上訖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面俾綏東土之人祗荷寵靈徒知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踈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朝之獎擢久

陪法從當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上惻於皇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癃殘惟孤拙之無堪蹈艱危一作虞而已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懼人以為寵者臣以為憂是敢輒殫悃愊之誠累黷高明之聽迫於危慮罔避煩辭而聖度并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靦顔而祗受而況全齊舊壤負海奥區民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

奉法守職足以脩官內省庸虛奚勝忝幸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推仁謂簪履雖為於賤微尚堪收錄而犬馬苟豐於豢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駑勤思夙夜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户表 熈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霶流推行於大慶祗膺寵數伏切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繼文興治百度講明於新政羣生涵泳於至和乃考舊章聿

思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九州之人
並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丘萬國充庭其誰敢後六
卿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須條位拘守土執豆籩而
祇役罔獲施勞逮燀翟之餕餘遽蒙均惠無功受賞莫
遑俯傴之辭盡瘁事君惟誓糜捐之效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内内侍省西頭
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祇命

有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為榮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賛萬機之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饉隣東土之封疆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載閔扶攜而轉徙軫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委曲煩訓諭倫極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頒之寵臣敢不恪官自警祇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之迹俾民受賜上寛明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今月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祗受訖者俯躬承命拭目生輝臣某中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共傳之已久詔加刋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册之文增煥秘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

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
臣僚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
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什襲珍藏但誓傳家而
永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 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聰一作聽 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祿寵
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聖恩
憐憫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闕守誤

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僨既不獲辭便當策勵疷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晚暮近日以來心力俱耗事多健忘一作廢腰脚舊苦拜起艱難兩目氣暈尤更昏然僅分黑白雖勉力支持日虞曠敗兼臣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淮頼間一差遣以便私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知壽州一次冀一作庶就閒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詔書
宜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默再
煩睿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又苦渴
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睛瞳氣暈侵蝕幾盡
脚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又更昏耗事
多健忘動輙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勉彊尫殘日虞
曠敗况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衰遲又復如此理
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盖臣昨在亳州累陳此懇伏蒙

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遽棄屢煩恩詔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未敢别有陳請祇欲求淮潁之間一便郡苟竊俸禄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伏望睿慈特賜矜許今取進止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熙寧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俵秋料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為彝典原情以恕特出

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感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奬知寵祿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兹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民垠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諠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獘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

於班給餉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祗畏更勵操脩戒小人之飾一作遂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效少答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熙寧三年四月

臣準今月二十九日入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傳宣撫問賜臣告勑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南院使

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舊疾作脚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交割却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異寄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得痊安見别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勑告臣未敢祗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别聽指揮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賫賜臣告勑除臣

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祗受今
輒再瀝危懇上干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
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豐稔盜訟稀少足以偷安
竊祿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
彊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憂緩急有誤寄
委所以去冬累陳衰病乞移一淮穎間小郡未賜允俞
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為風氣上攻眼目驟加昏痛因此
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初得疾時腰脚枯瘦行

須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次交割却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敢期於疾一作病告中忽被睿恩有此差遣一作選不惟寵命優異非臣敢當兼以久病淹延筋力難彊欲望聖慈曲賜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閒移一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太原重任必難久闕人伏乞别選用人上副憂寄今取進止

同前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書

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
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中忽被
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祗受尋已具辭免仍
乞一淮頼閒小郡見别聽候朝旨次今取進止

同前附馮供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特差
入内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勑各一道兼傳宣撫問續
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赴

任者伏縁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擢任之寵兼自春以來疾病乆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一無至今二字秪候提點刑獄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別聽朝旨次欲望聖慈矜察早賜允俞今取聖旨

同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一作二十日凖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宜秪

受懇誠迫切尚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器使寵榮踰分福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嚮蒙聖念許解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便臣以高秩一作爵厚祿非為養病之資竊位素餐難又偷安以處所以決謀休致累上封章陛下尚以一作念簪履之微曲憐舊物不忍遽棄屢賜安存既又徙一作賜以東州兼委兵民之任然而雖名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瘝蓋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

齒日以衰暮筋力知不復完與其臨事而后辭不若量分而先止故於一作自去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就一作稍遷於淮潁得漸近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之命超轉一作遷時貴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一作過衰殘尚非所受而況實難勉強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乞致仕殆今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遏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潁

一州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前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大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略安撫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聖訓丁寧已煩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之用人臣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違於理則可以知其大節之所守而子之爵祿將以為寵則必使不犯清議之所

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祿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媿然後得以為榮或其義有不安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媿義有難安敢更瀆此一作敢不更瀆懇誠必期哀許伏念臣妄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其分器小易盈爰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為人臣者不待伏於牀笫然後稱疾不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一作以心志已衰筋力難彊則義當知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

累乞退休而睿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備極恩憐而臣上體聖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跧伏閑處偷安竊祿譬諸已乏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已此乃粗為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便超兵部尚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一無南字院使辭淮南一州則領淄青九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每求退則得進每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猶或少恕若其每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幸人之未

言顧臣何以自處此臣一無此字所謂心懷自媿義有難安者也使臣筋力猶彊尚合懇辭恩寵況臣疾病積有歲年已具奏陳累一作屢干聽覽臣亦竊聞議者以臣脚膝一作腰脚未至着床枕一作第眼目猶可分人物便謂尚堪驅策致此誤蒙選任殊不知臣心志已衰精神並耗雖未伏枕實一行尸再念臣本出書生老於文字賦才非敏以學自愚故歷官以來多觸罪辜屢罹憂患蓋以不通時務不習人情加以晚年繼之衰疾識慮昏眊一作耗舉

事乖違大抵時多喜於新竒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茍欲循常至於軍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學素不經心盖以病悴已衰之軀恃昏眊乖違之見任素非所學之事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塞責而誤國之計如後患何使臣粗有愛君憂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而貪榮茍得臣一作盖已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尤急若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敢非於

清議而無愧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祿之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則當君父旰昃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望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偽之飾特賜允臣屢請追還新命一作授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蔡州謝上表熙寧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勑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二

十七日赴上訖者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寛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臣某中

謝伏念臣本出孤平一作貧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況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内懼輙陳懇悃屢黷高明敢冀天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

雖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衰羸尫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熈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制昔有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況臣久苦於病衰早歲

已陳於悃愊敢茲再黷仰冀哀憐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奬因時竊位嘗俾贊於萬機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戇動觸機危每煩君父之保全不殞終身一作始終之名節嚮由災疾願謝軒裳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祿復歲序之三遷間被誤恩驟加擢任顧已難於策勵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得善地之寛閑俾殘軀之養息而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

以來舊苦增劇中消渴涸注若漏危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加以睛瞳氣暈幾廢視瞻心識昏耗動多健忘雖聖君之念舊廓大度以兼容而瘝職曠官實為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情實賜以矜從許解郡章歸榮里閈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為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依鴻造

又劄子

臣輒瀝懇私上干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項蒙

恩許解政事即曽乞一近穎州差遣庶得漸謀歸者上

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明年遂

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上表章四

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為煩黷遂且

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尚書安撫淄青一路既不

獲懇辭遂免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事多曠廢甫及一

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穎異便於歸老未得請間尋

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門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

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瀝血懇上煩天聽伏蒙睿慈察其誠實養疾便私悉如所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年幸值歲物豐成民一作盜訟稀少坐尸厚祿足以偷安臣上戴陛下父母天地之恩未知論報之所而身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渇下淋晝夜不止脚膝細瘦僅存皮骨行須跪拜艱難加以眼目昏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念臣昏衰疾病既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寵祿之

榮無容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仕名目欲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熈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遘千齡

之身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禀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强每念私恩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亳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凫鴈去來固不為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茍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

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偽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觧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遥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為榮幸曷可勝陳

又劄子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重伏讀感涕臣自熈寧元年初有陳乞迨今四年之間凡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悃迫切言意重複干冒天慈

煩黷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加誅譴曲為優容八被詔音一作答丁寧慰譬此天地父母之仁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述古之為臣不必伏於牀枕然後稱疾不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彊則自宜知止而不可貪榮此臣前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蓋自守亳迨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牀枕廢支體耳此臣不能自已者也

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
歷事三朝最為舊物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
去之太早耳然臣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
同恩禮優幸不為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
臣常事臣竊見實錄所載太宗時有太常少卿孔承恭
者年纔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
詔書褒奬以敦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
早去為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

風俗自為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紓聽覽果若致仕優幸不為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為非而反為朝廷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幸之恩而又竊知止之名為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同前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

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蓍龜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

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為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間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靦之顔每自省循莫遑啟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狥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即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致仕表熈寧四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勑告伏蒙聖恩除臣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軫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榮臣某中謝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遘休明之運不通之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齡晚暮疾病尫殘輙希知止於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

悃愊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歲時始曲蒙於開可仍超加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道愧師儒乃忝春宫之峻秩身居畎畒而兼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一作重何殊衣錦之歸使閭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搢紳感悦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魯經服御不忘簪履之賤微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

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鴻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萬國駿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尚蒙天慈曲加記錄特賜詔名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淹緜累年近蒙聖恩許以

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脚膝細瘦行履拜跪艱難伏況祠事恭虔出於彊力而臣迫此疾苦不獲祗赴名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錄愛憐之恩臣不勝惶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大啓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祗於嚴名被恩言之優渥撫病質以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仁聖聰明憂勤慈儉遂羣生而涵育臻至治於和平乃因萬物之成秋爰即九筵而展禮陟降薦獻百官以職而各

供膺受福蹇一人有慶而咸賴而臣近辭印綬方伏田廬當與庶民並蒙餘澤敢期睿眷尚録孫孱俾陪在外之臣來預侍祠之列載念臣自緣災疾幸獲退休殆未踰時尚嬰舊苦雖朝廷禮樂之盛得與者為榮而犬馬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既不能於策勵姑自信於竒屯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子牟瞻於魏闕但極馳心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 熙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昌

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百五十疋米麪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箪門增耀亦霑慶賜之優祗受以還兢營失措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之舊章時舉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羣卿百司潔豆籩而恭事而臣以衰殘之病質荷寛假之深仁方居畎畆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璽書賜召不遑祗命而趨使指就臨特被匪頒之寵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

度推以至慈念簪屨之雖微猶爲於舊物閔桑榆之向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 續添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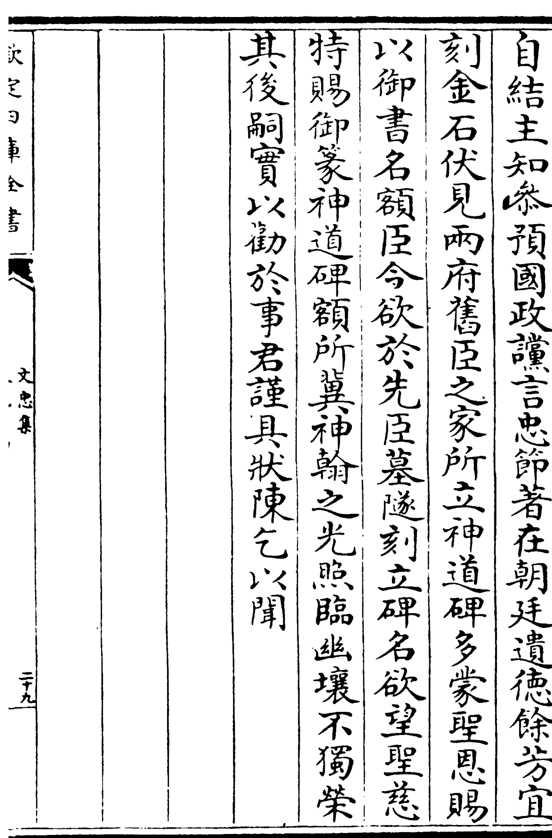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啟辰正宁陳儀允昭於嘉會庶邦脩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絹三壤所宜九賦攸出備諸宰旅實纖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獻虔誠斯至欣頌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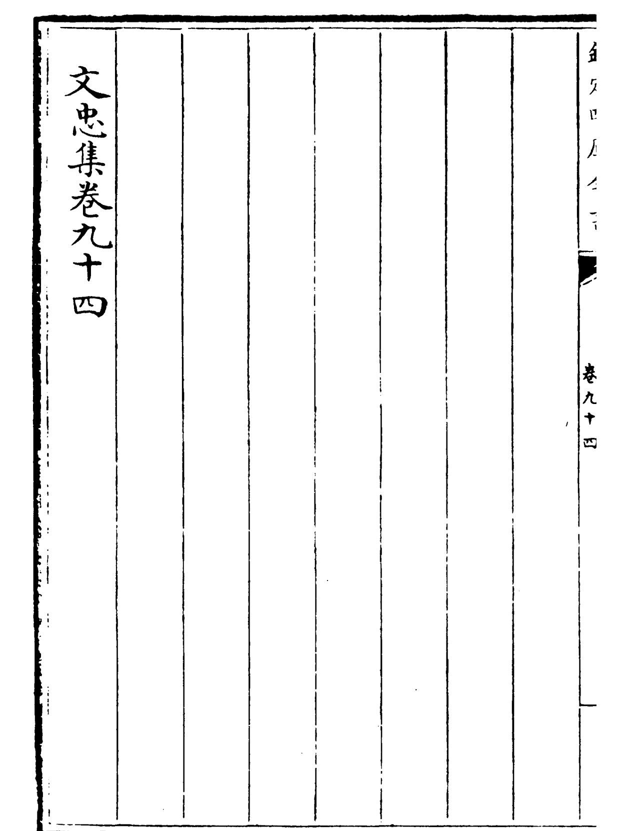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前件物出於繭税載厥仙經疏密有程甘馨可采以時述職庶六尚之攸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干凂宸造臣無任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輙瀝哀懇上干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心至仁仰異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孫直遭逢盛明


自結主知參預國政讜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餘芳宜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蒙聖恩賜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名欲望聖慈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兾神翰之光照臨幽壤不獨榮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以聞



文忠集卷九十四

文忠集卷九十五

宋 歐陽脩 撰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六

上胥學士偃啓 天聖六年

某聞在昔築黄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名使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字之寵者榮於衮章而况天下之風采聳聞口吻之雌黄並出以末塗之佁儗說定鑒於妍媸目論所加能令重於

九畧髪端或倚可使逸於太霄是宜彈重䟽宿春之勞懷漫刺署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攸歸伏惟某官禀粹天英抽華道秘虹蜺遠映拂霄堮而垂光黼黻摛文絢雲河而發藻遊士鄉而著品入聖域以踐優爽爽之聲軼前良而通美琅琅其璞瑞昭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翔階木特起掎袂於羣英之彀頻弁乎千齡之辰列坐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若若懐綬宛轉於一綸翹翹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舉以題輿而擅美何恭祖以纚

幘而馳稱垂腰佩刀見賞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終膺雙
武之皮第連最以推高賁初儀而上獲公車以兩令而
持幘綈几以十篇而奏文禪衣曲裾暮名大臺之對尚
方給札霈沛灑鴻都之毫雖西崑者册書之藏是開乎仙
室而東壁者文章之府載郁於時風居為顯化之階式
是育材之地爰膺麗正之選首被集仙之名白蟫芸簡
以生香茲馬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己丹
轂鮮嘲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秉藜而下觀

項緣泛駕之求亟發違行之訟恥從吏對出檢猾高謂軒冕之儻來視同於寄物履名教之中樂坦照乎清襟旋閫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麾出守固雅尚之所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距楗江之清郡摽軍壁之上游犬尨之警無譁賈室之繁甚富足以坐棠聽訟閑閤凝神秀野頒春過衙臯而倦目清言捉麈臨雅俗以鎮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以蒼生而待一作特起望之補吏意雅在於本朝主父出遊帝已嗟於見晚

行奉一封之傳入隨二節之趨見堂堂之姿送之迄日對顒顒之表威不違顏登涉乎赤墀之塗進重於高門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雲芳潤者漱其清芬仰龍光者思其（一作於）末照英風有煥物議攸歸矧此妄庸盡希品目伏念某社樗椯槁膏棄鈍昏抱器質以何堪賦天機而甚淺晞髮華旦徒跂於清流措足英纏終慙於遠到自遭家之不造早遂（一作逢）生於百憂茹歎之音悲存乎手澤動明之韻遠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庚

信以流離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秘筋甚嫣之朽木之
先容無一錢而為地旁睨而論都邑則被傖父之訶頑
鈍以取世資但聽斵輪之曉終非令器第困窮塗一昨
竊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屢至猥并雅
拜匪儀失於盤辟甘觸聞而引去但飲墨以蒙羞卧漳
濵而養痾竄身兹久弔湘纍而感賦此語迷拈當樹之
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而或竊先生之餘論企諸公之
末暉聞伯夷之名增其懦氣伏海濵之下久以望風是

敢强飾固陋之容庶伸伏拜之謁綴窮愁之汗簡奏蕪累之庸音竊覘崇閎將塵隱几登太山者小天下在培塿以宜㦯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咬一作蛙蚊之可度然一作伏遇某官量陂無際宇蔭甚穠一作濃推轂成猷噓枯振德裹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時吞雲夢於胸中兼容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貶光塵曲垂襃采之私俾獲題評之目如是則六轡在手騤足何滯於蟻封五色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恩有素累牘奚陳

胥學士答啓

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為贄者恭以某人象輿異禀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貽謀克隆堂室傾羣言之妙旨深達淵源伏一作服膺聖域以惟勤策足俊躔而逈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竒發清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基飄飄之逸思無窮籍籍之芳塵自遠偶屻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睟表遽捧雄篇恣探賞

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道德高義溥於雲天飛染遒麗以盈箱彫繢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賛沈賦之碓星豈惟數句固將備西崑之玉府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畏雖亨衢自至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

謝胥學士啟

近贄蕪音仰塵紬几載形答復深極襃稱獎帚無庸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奬干尺牘以必珍始纒窮而匣開

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頑踈陰加震疊竄以昔者魯衮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月更乎坐評自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為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弗詶靡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綾鳴玉之彦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目毋容謦咳之音兎墨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犀談對客發荆州一日之函有煥私藏因為殊遇某倥

蒙惟儁操撿弗支之沃若之軒髦有尾兮之長醜顧右臂而為彈早歎薾疲雖左肘之生楊徒能彈化爰以自童髮之交剪浴聖日之光華勉綃箕裘懼隳門素冠乎枝木莫踐化人之場鈍若神槌爰對囊錐之頴一昨與偕外計續食縣官之郵名詰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閭貶於素論箧衍棄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涂而自隅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儒效騷人之鬱伊慕漳濱之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商宜遠慚於孫

賦奚辨麗而可紀徒骫骳以興譏何弗避於詆訶輙外彰於嗤鄙踸踔短韻迨無取於縶轅盧胡見貽乃自珍於乾璞所期用覆醬瓿譬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茈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優醜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恭後堂執經飫陪一㕁之賜西齋坐宴密覩三雅之歡執如意以指譚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飛沈聦睞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復俾十倍

而增榮示一噱而為美當黷闇之多暇枉虞筆以摛文縟旨星稠襞牋雲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吕譬以明月闇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藏行褚歸耀當閭襲以十綈為天下之至寶脱復一讀觧體中之不安貴洛紙而爭傳與吴刀而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勝

謝國學觧元啓 天聖七年

右修啓伏覩觧文濫膺名薦肄三合雅方列於冑筵旅

百在庭遽陪於方貢惟遴柬之彌衆叨首舉以為榮飾讓無從循涯有溢竊以姬庭講治務多士之思皇漢席遲（一作優）賢以得人而為盛然皆謹能書而上獻始揚進造之名隨計吏而與偕乃署秀廉之等一適謂之有德九變選乎知言所以樂育羣材並賛郁乎之化潤色鴻業協暢炳然之風用登至平皆由此道而況成均講藝昭五帝之遺文辟廱環流聳三宮而對峙自京師而首善俾天下之向風卓爾丕㬎垂之來葉皇上握褒文而

統理坐法宫以垂精並舉豐規丕揚先烈恢迸衡之至治攬入轂之羣雄躬孝武搯徠之勤紹永嘉敦樸之舉取之數路並用文武以兼通託之百朋思講天人之相與並申辨論之法持為孝秀之門責士著以占名謹一作詳鄉評之清議一郡國之衆咸一作或使得以應書百孝廉之羣皆勸令其趨駕固以厚一馬乘軺之聘光束帛賁園之搯張羅挂雲盡取於逸翮傾崑取琰無復於遺珍超振古以無前契千齡而猶是而復詔大胥之掌版

登遊倅於上庠謹從事以新書先考言而明試才可嘉於辨麗擇之妍詞言析理以精詳求於閎論當此三道使無諱以著于篇對有百人盡揮毫欲善其事自非行能高妙業履優殊闕覽乎九家之流含漱乎六藝之潤講乎高誼而已久識必研幾施之當世而可行言皆詣理則何以當重圍之樹棘並列於名聞佩後席之容刀得趨於臺試如脩者天機甚淺俗韻素寘嚮未徹於一皐器不賈於當世瑣尾成乎長醜寒素本乎後門撫頑

鈍以無庸常拙艱而茹歎首戴蒲而服業早失先疇書剖楹而發函僅存手澤毀瓦居慚於志或作求食不龜安可以得封勉為佔畢以呻吟動取戲儒之詬病睎髮光華之旦徒慶於逢辰策足英雄之躔奚能於遠到當因續食於縣次獲陪待詔於公車對策無為終以空言而罷雅拜非禮幾坐舉者之人辱皮相以堪羞耗心氣而都盡諦窮極於反袂鎩羽嗟其觸隅學揣摩而不成反嗤於丘嫂旁離騷而發詠幾吊於湘纍志銷落以堙沈

迹零丁而孤苦項自脫身僑籍著錄師釁學狗曲以見識肆饘堂而卒業入梁茲久敢期英俊之並遊論都未成殆以傖荒而見隅對合鰭而記食蹝訛屐以倦遊會深詒之急賢俾命鄉而論士靡慚衒鬻之技上充跡弛之求輒以復來勉茲再鼓當翰場之斯闢接儁軌以並馳秃千兎之毫筆不停而爭綴舉連帷之袂袍何白以大紛曾是鯫生最當前列躑躅燥吻舌不下以喬然彫琢曼詞思彌枯而兀若率有枚生之累句僅同雎苑一作

范之後成日佇報聞陰圖引去夫何濫吹之曲誤中程文之規用冠礜髮越陛上級屏間誤墨本無望於成蠅竈下焦桐豈有思於為器玷玆褎采實駭羣倫顧揚粃以增羞在冠鼇而曷稱再循竊據實用靦顔此蓋伏遇某官表燭羣倫丹青上化雌黄在口捉麈尾而不休剪拂長鳴訖旌（一作旍）端而可逝因興民於三物務推轂於諸生致此妄庸及於甄采敢不仰銜提奬益勵進修磨鈆鈍以為銛策蹇步而睎驥哆兮箕舌已籤糠而在前

沛乎鴻毛使培風而直上用於知己答乃初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進士及第啟天聖八年

楓宸蠖濩方賛趨而在庭雲幄靚深遽臚傳而唱第竊顧無庸一作用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祗服寵靈寶增震悸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異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辭開孝秀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掐徠時彦樂育人材

講求精祲之原潤色帝王一作皇之美卓為往範垂照來今丕哉文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家右賢興治若古敦猷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化疏壁水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萊而講道爛乎舜日之晏晏煥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巖廊夢想豪俊下賢書而旁午諭上意之丁寧復詔策於廉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翹首羣英天下嚮風而咸靡建計車之偕上首方貢以前陳委密侍之鉅賢先春闈而

覆校瓊筆署乎重棘奏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陳奏牘逮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譪乎徽猷識宇包乎賢業寢明寢昌之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聯俊乂以服官陪英雄而入彀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素淪樹樗甚乎液樠膏棗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竦誚切愧命儒問天尺一作咫以不知終然懵學加以素鍾舛運

生邁百罹自剪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遂耕夫而衣襏早去先疇署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末路佁儗後塵借譽羣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後多見排根嗟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倍貢廉於百郡每與計偕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慙踸踔數此隻奇撫骨嗟乎淪鋪卷迹甘於藏竄然而良裘學冶惜先芬而懼隳毋髮垂星感親闈之思養未及衰於駒齒勉自奮於駑筋乗下澤以去鄉棄裂繻而爲誓車騎乏甚都之

雅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連衡仰攀於俊軌橋門𭙭一作倚袂獲覘於邦光會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衒鬻之上書焉逾千數之衆逮漢庭之籍奏咸以名聞同矍圃之去賔僅有存者顧一作故惟庸妄首玷甄陞獲名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錯究轉之綬謣謣其誨載聆郁穆之言浸雲澤以芬流沐天光之下燭竊慚鉛鈍嘗廁翰場屢以下中之才當乎

第一之選冝不失於舊物期仰答於知人然其戰屢勝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綆短禇小嗟遠用以奚勝弓撥矢鉤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閽坐狄百戟森庭就列瞻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覩落筆紛立若於堵墻怳訏鈞庭之夢遊驟覺斡魂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凟睿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尚賴黈纊之過聽兼求箕斗之虛名謂簸揚之在前常先於羣彥以薦藉之良厚重違於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之

有因此葢某官闡繹帝猷雍容朝首粉澤光華之治表燭薦修之倫膺上心之東求主斯文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轂以彌勤先為之容俾朽株之見用致兹孱瑣及此抽揚敢不慎服官箴遵修士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之塗鎔金鈞泥尚依陶者之力誓殫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王狀元拱辰謝及第啓天聖八年

右某啓云云坐狄啓扉並集千人之俊賜袍在笥驟紆

一采之綸綍惟蕞爾之軀仍玷裒然之首仰膺渥渙伏積震惶竊以周陳三物以賓賢必慎乎命鄉之選漢開數路而求士乃盛乎得人之稱用能暢郁乎之文一變而至道飾炳然之化三代以同風闡是齊明之猷允屬神靈之旦國家景炎興運赤伏膺圖敷四葉以重光式九圍而用乂銷鋒偃草外憺乎靈威卷領垂衣坐朝乎夷憬上方穆然無事監于太清崇庠序以興文飾弓旌而袑俊莘歌式宴咸預於計偕游棘樹圍載嚴於籍奏敞

中楹而親試署異等以精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為一時之清選夫何么一作側陋前玷寵光如某者業履空踈才猷散戾門緒本乎寒素人品幾乎下中竊逢待旦之盛期寖被右文之上化激昂稚節䇿發蒙襟洩雞白以樹碑偶能於童戲炙簡青而嗜學常訪於師嚴徒有志於雕蟲僅不成於刻鵠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犂枚皐屬文徒率成於骩骳早緣妄動竊企英游貢版齎行常從於末薦佩刀脫去尋觸於報聞何天幸之聿臻遘賢

書之荐降濫乎事舉猥以名聞洪惟聖治之光華蔚有俊才而遝集並進乎千篇之牘精覽於百斤之衡曾是孤生絶企殊級豈期庸鄙偶中科程採乎一日之長冠乃諸生之列既行能之無取加世冑以非高踸踔後塵迹靡參於後軌雌黄餘論名不齒於人評驟從庭下之才擢居第一之選顧猗裳之在列誠揚粃以貽譏明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多言可畏諒彌甚於鑠金豈非思致異才揖怒蛙而茲始將招駿足假死骨以為先則何

以靡遺謭薄之姿偶首清明之舉再省循而是懼實奬擢（一作拔）之有因斯蓋伏遇某官黼黻斯文丹青至化嘉猷屢進務推轂以為先賢路一開使騰夷而有始敢不御銜恩遇進勵操修循士則以為勤佩官箴而有守在鈞以播既由陶者之為摩頂無忘誓答知人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圖

代謝唐㑹判（俞）啓（天聖八年第一甲）

伏自某人飛策上第就辟初筵千里奮乎鴻軒方訏雀

知之晚一木為乎大厦豈無燕賀之私屬被責於吏訶方罷歸於士伍翟公之門有大署意欲謝交嵇康之性不便書寢而成懶屏居田里遂隔音徽豈謂某官俯示存臨過敦禮意迺金迺玉堅乎久而不渝如璧如珪問以音而厚賜服勞謙而自牧若飲醇而醉人恭佩思勤敢忘寢寐伏况以英英之善譽丁晏晏之休辰德行中乎妙科謟謀參乎大府運籌帷幄豈足盡於上才垂光虹蜺固莫量於逸致内惟衰退但積欣愉

答李秀才啓

脩再拜天錫友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貴郡回輳首得所賜書教一筒開闔數四歡喜無量逃虛既久驟聞足音以跫然迷魂若招頊歸常幹而來此惜乎一失交臂之舊(一作樂)再見回星之周薰歇燼銷壤斷土絶昔人以三月不見尚或嗟於生鄙羣居久離則弗能於無過況孤睽之有素邈師友以斯踈妍皮裹骨而益癡獨學面墻而奚獨薰濡弗及寡(一作孤)陋已增豈意此音猥來

入耳美乎此四字一作人且美美溢雲紙以摛思揆春華而發藻厚乎養鳥誤奏咸池之和谿若覩天驟發醯雞之覆兹焉匠一作五者之規矩誓訂漳濱之模楷承平居之無俚方枕塊以罹憂不見齒而三年合乎禮制加於人之一等時以孝聞顧思肯構之不忘無使過哀而至毀而况天錫標一作振絕俗之雋軌包大賢之茂器學兼九變辨雕一作智刻萬物竊伏一鄉之評宜首幽人之聘而屈試方策見枉有司薦紳寃嗟道路譁鑠且夫好惡之異古今

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帝堯大樂猶見非於墨子撫絃在乎流水難矣賞音珍髦鸑鷟於九戎誰其識寶使懷道而委蓊動直士之盱衡然而泰先否而後傾禍爲福之所伏鷙鳥將擊先卑而飛流川久壅其決孰禦去則萬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寧以樸而示人一作必在傾養高而全道容中藏而竢時掩乎十仞以韜光逐水一作策又作末先至者驥之能豈與駑而爭路斯皆雅量之素蘊誠非兩好之溢言某之妄庸本無似肖誤蒙甄

擢遂見收齒衆珉入寶至璞使之見遺我輩登科前賢所以媿讓循涯已溢醜目無容江闗複重音問睽阻時既昏而將暮人在陰而鮮歡遊懐英俊之並遊恨無羽翮而飛肉冀綏吉履之福以迎來譽之光紙盡筆窮辭不逮意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仲簡啓天聖九年三月

某啓此者竊吹一作玷下科濫巾一作升大府懐檄之嘉一作喜容外見廹感於逮親負薪之足力不彊靡遑於媿讓

在業官之資始懼傷錦以貽譏況上邦英俊之躔大相熒煌之座幕中諸彥泛泛蓮池之賔門下並遊一一蘭臺之衆一作聚勉策駑筋之緩仰陪席聘之珍問祈柗而不知因斵諮訪奉南陽之坐嘯曷有籌謀賴乎天幸之來續於賢者之躅睨伐柯而取則獲企前規告舊政以乞靈得師餘矱已積想風之慕彌增竊抃之懷俟熊罴以戒辰即齋行而首路傾依一作係之至談悉非終

謝人投贄啓

伏蒙某人寵貽妙製兼枉長牋欽玩懿辭慺銘丹臆恭以某人機神遂茂識理淹和徽名籍布於士鄉睟表梃生於王國言章絢美搴六藝之英擬一作精奇思緒藴華潄五河之芳潤揆兹逸軌冠乃烝髦今國家崇束駿珍寤求孝秀下細文於方國騰貢帛於立園而某人夙藴瑰材褒膺温詔占磐鴻而啓繇俟革鹿以送賓顧以某體質頑踈聲猷隘薄誤中程文之選猥參顲俊之求承版謁以見臨袖瑶華而伸貺仰衡清眷荷褒衮以奚勝載

扶掌襟念英瓌而曷報欽降至極數染奚周所示盛編輙敢留借

謝石秀才啓

某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獵纓拜賜刮目披文紙弊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屡空浸淵淵源之奥知言九變窺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令然而奏磬俚耳難矣賞音抱石荆山終為至寳而自慕幅巾

於衡茅乘下澤於鄉閭晦丘園之養高輕鳫纁而堅卧冥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齷齪坐談嗟律魁之獨棄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効菩薩之坐家去塵自遠掃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邈為方外之遊隅乃一作俗此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奬題因隱几之閑居抽吮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愚矇為巖鼠而抉機僅成輕發養鵾鶡而奏曲徒使眩悲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揬美暢來雲依月之句擅落花映草之評內惟柬鈍之姿奚

稱衮褒之寵去天尺五已服於清標和者數人蔑聞作一階於絶調未遑賡報徒用靦慙

上隨州錢相公惟演啓明道二年初惟演以使相判河南府後落平章事以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

此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屢能於自覫徒以無庸之迹曽希一眄之榮當懷檄以云初屬擁旄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鎮以無為民豐四𣸸之年市息三丸之盜行郊想樹絶無兩造之辭託乗載質

惟奉百金之宴而况西河幕府最盛於文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俊豈伊末迹首玷初筵至於懶嵇懶之無能容禰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卧以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為吏之勞芘德已深遊藩未幾既而持山國之瑞節改戎乘而啓行荆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歸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嘆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懐恩相公以彛鼎之勲極公台之重獨立不倚羣言互興

中山之篋雖盈南海之車終辯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
富貴古人歎曰富貴必履於危機伏惟推盈虚消長之
言究動靜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何卹瑕疵挺松筠之
心不變霜雪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
臣豈無一言之悟主俟聞來復以慶終身顧無以理而
自明當要既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徒有戀軒
之心未知報恩之所

謝校勘啓　景祐元年用王文康公薦入館

仰服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校讐之職是(一作辨)正為難委方册於程文析羣疑於獨見(一作斷)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一作五)而為閏況乃西崑册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羣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蟫而辨蠹如脩者器惟庸妄族本羈單雖出

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浸潤聲明之代優柔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歛版以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兀然而欲枯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為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

柄臣之薦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幷容俾考言而善擇顧無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鼫鼠之有五能盡於是矣鉛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睿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悤窺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内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奬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

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閱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啓景祐二年秋時公自館閣謁告視妹家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即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古者賔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咏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一作正歌三夏使者再辭及於皇華然後拜貺是則施於貴賤各有所當脩賤士也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侍從之臣當藩屏之任德爵之

重與齒俱尊學通天人識洞今古綽有餘裕多為長言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俄頃盖其咳唾之餘得而秘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孱陋敢辱褒稱形於短篇以為大賜伏讀三四且喜且慚譬夫四面之宮鏗鏘之奏愚者驟聽駭然震蕩及夫心平悸定然後知於至和在於頑蒙獲此開警然既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平顧惟愚庸豈得賡繼但佩黃金之賜無忘長者之言

夷陵上運使啓

景祐三年

倚近以狂言當蒙大譴荷乾坤之厚施全螻蟻之微生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思過竊三鍾而就養猶足為榮獲在公庥是為天幸伏以運使郎中懿猷經遠茂業康時當一面之利權竦百城之威譽凡居屬部皆仰餘輝顧此孤生最為沉迹時蒙眄睞曲賜拊存安其惶懼之心慰乃危疑之慮敢不銘之肌骨佩恩紀以無忘策其筋骸盡疲駑而為報將謀就道即遂公趨瞻企門闌忻愉

罔既

謝朱推官啓

某啟伏念某出自寒鄉本非茂器束髮州里絶無一日之評影纓王畿竊階羣俊之後加以識非遠到才不及中惟至治之方隆顧上官之並恪蘋蘩之不失職咸盡其能庖祝之各有司悉共爾位豈伊下列遂敢奸官因忿躁之使然奮狂愚而不顧惡訐為直仲尼之所深譏盡言招人武子之猶不免在於庸妄宜抵譴訶尚頼至

仁特加寛議投之遐僻使自省思猶寸禄以事親守一同而庇邑有民與社足為政以効勤退食自公敢忘心於補過是惟天幸徒自靦顔伏遇某官式佐郡符屈臨賔席煊赫天下方想於風猷從容幕中暫為於府望是惟孱昧得庇光華然而從事有便宜之權縣吏本徒勞之迹負婞而隨伍伯當備前驅折腰以揖上官敢羞飲板況兹巽懦素本孤危犯忌於時寵身無所棄芻道上過者踐之摇尾穽中人誰憐爾豈謂某官哀其戇朴賜

以存憐削去常儀自敦髙議猥因介使先辱長緘過形溢美之辭曲盡至勤之意片言之辱榮於儀父之襃一顧所臨增其大吕之律徒益撝謙之盛美豈宜鄙陋之敢當歲律已殘寒威方肅更祈珍攝以副傾依

回王舍人　堯臣啓　景祐四年

伏審某官光膺寵擢入掌命書竊以三代之興兩漢之治蔚聲名之為盛何前後之相望盖以髙文大册之所傳遺風餘烈之盡在是以代言之任難乎命世之才至

於雷動風行金相玉振至意難諭必盡於丁寧盛德有容兼資於粉澤適當休運允屬鉅賢伏惟某官識際天人學通今古而自親膺聖擇第中甲科聞乎風采而天下悚一作聳然論之人物而時無先者若乃從容禁署潤色皇猷使德澤之流下淪於民髓文章之盛交映於國華遂階榮塗以致公輔斯皆雅度之素蘊考於羣議而猶稽豈惟愚矇私獨稱賛某跡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踰時未能補過省孤危之已甚惟藏縮以為宜豈望龍

光之末輝希咳唾之餘潤匪期齒論猶録踈頑先以珍
函越於常禮遺簪已棄尚以舊物而見憐窮谷久寒忽
如温律之來煦幽憂併釋榮感兼深瞻望門閎無任飛
越

謝李秀才贄見啓 寶元二年在乾德日

某啓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為邑既陋且窮詩
稱荆蠻以比戎狄覊遊宦學之不至風俗言語之不通
頑然囚拘誰與為偶孤陋之誚古人所憂今者上蒙寛

仁徒之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方將沐而薰之自與人齒秀才首迂玉趾贄以長牋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啓紙粲然詞章盖夫逃於虚空聞足音而尚喜友於賢者況邦士之所推顧斥簿領沈迷之勞以從閒燕仁義之樂區區之意言豈足殫

回穀城狄令啓

某啓此者縣徒云至書牘見貽載道鄙文曲加榮奬伏以某官以文飾吏學古任官講事勸功脩舊起廢示之

典（一作曲）禮固已誓於愚民刻以銘文又將貽於來者足見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優頷爾訥辭刓非善叙已然之諾將止以奚能既出之言雖追而莫及豈能逃於衆誚但慮玷於清猷慙愧之誠敷陳罔罄

上執政謝館職啓（康定二年十二月因崇文總目成書自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

修啓今月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者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醫卜（一作卜醫）禁呪神

仙黄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為書林又擇聰明
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讐得以考閲使知天地事
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説無所不通名曰
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一作閎）博之彦出賛明
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
所以平居優游崇奬（一作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
菁莪之育人材易鼎飪之養賢者凡在兹選得非茂歟
然而廪重職閑則未免尸禄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

修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
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
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
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於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
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
有微効奏御之日黽𪁺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
時而幸會實有靦於面顔此盖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
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棄遂令

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顓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滑州知郡啓慶歴三年三月自滑倅名知諫院四月答此啓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移領陪藩凋弊之民方仰思於惠眗撫綏之術況舊著於政謡猥以下僚獲陳大府近膺朝命俾擢諫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日祈聰睿哀此孤蒙庶所請之曲從即依仁而有幸凡云瞻企

但切忻愉初暑方隆就塗甚邇伏惟上為邦國倍保輿居

回賀環慶帥天章滕待制 宗諒

謝賜龜紫啓 慶歷三年

伏以龜紫之重唐制所難武元衡牛僧孺為宰相裴度為中丞李宗閔為學士方有是賜聖朝推恩庶位半乎朱藍然被之則負器藝兼名實者惟一人所貴恭惟知府待制歷諫局以蹇正聞領麾守以惠養及臨邊鎮靜訓士精研歲功遽成時議頗鬱果褒三品之麗特煥五

府之光其在欣慰增倍衆多展慶末皇麾毫為贈載仰明庭之命如瞻君子之容

謝知制誥啓　慶歷三年十二月

此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職者祇荷寵靈不任戰懼伏念某學非逮古材匪適時勵孤進以立朝偶四方之多事雖聖聰廣納獲盡狂夫之言而闇慮空勞未聞愚者之得方虞官謗敢冀主知擢自周行靡于華選代言禁掖已愧才難兼職諫垣猶當責重補報不可以淺則憂愧

不得不深此蓋某官過採庸虛嘗形奬飾致玆忝冒驟此寵榮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許國上酬天造次答己知懇愊之誠敷宣曷罄

上提刑司封啓 慶歷五年冬此後皆滁州作

伏念自臨貶所屢辱誨音霜雪方嚴見不彫之雅操蕙蘭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奚勝感佩某人學通治亂識達古今奮經遠之才謨慰甚高之議論六條頒政早欽善最之奇列郡按刑行迓陟明之典隆冬式序

保履惟和賠企禱祈交于誠素

回校理部學士必啓慶歷五年冬

伏審名試榮庭升華儒館方思馳賀遂辱飛牋伏惟某人性禀生知材惟秀出學通今古究明人事之始終辭富典謨煥發文章之雅頌一作爾雅蔚然茂器藹著休聲惟上相之知人務薦賢而報國況此圖書之府素為後彥之遊峻乃清資豈止文翰之樂兹焉養士以取公輔之材豪英既登朝野共慶顧兹淪謫敢謂記存己懷欣抃

之誠又積感銘之懇患於溢訥匪可殫陳

回河北安撫王騏驥啓

右脩啟此者伏承顯奉朝恩峻遷使職寵光甚渥輿論僉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蘊經時之略山川指畫千里如在於目前帷幄坐籌百勝無窮於衔内是宜聽之前膝副乃沃心遂寛北顧之憂行正中權之任敢期眷與尚顧衰殘辱誨問以彌勤積感銘之徒切傾瞻企詠兼集悰靈

回賈狀元黯啓 慶歷六年

伏以狀元廷評行久著於鄉書聲素馳於文囿果先羣彥榮中甲科英雄入於彀中衆稱妙選風采傾一作竦乎天下爭仰餘光盖以擢才之難近世為重趨好尚而成俗則文章坐變其風繫利害於斯民則公輔常由此出一賢既進拔茅皆可以彚征一士以一作已旌勸善不勞於家至得人之要其利若斯鴻惟治朝臻此盛事方深竊忭遽辱惠音顧惟棄置之餘宜此退藏之密久稽裁

敘但切一作積悚惶

回賀楊翰林察啓同前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陞禁署伏惟慶慰恭以某人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文含純粹邈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東注顒昂之眷亟由星掖入踐鑾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之重行即俟於疇庸事業炳於丹青勲德光於鼎寔繫縉紳之望非惟禱頌之私某幸守陋邦遥聞美拜迹宜藏密

非敢怠於致誠恩厚記存特辱垂於榮問忻愉感愧交集難陳

上都運待制啓慶歴六年夏

昨者解官河外竄迹淮壖顧乃孤危便於藏縮雖瞻依之甚久在訊候以闕脩某人天禀中和材惟周洽凜然風操早肅於朝倫蔚若謀猷實裨於聖治自輟從於侍從暫臨總於劇繁足食彊兵雖並資於經畫先機別事誠有繫於安危況成績之已彰佇褒功之不次時炎燠

若天宇泰然更冀珍調以符傾禱

回賀李待制東之啓慶歷七年九月

伏審肅奉寵靈峻升侍從得賢之慶固宜發於歡愉待罪之人方自思於藏密遂稽馳賀敢謂不遺先辱榮函可勝愧色伏惟某官懿文經國敏識造微學探姬孔之淵源世濟皋夔之德業立朝正色凜風憲以載嚴造膝沃心賴仁言之甚博遂膺簡注升著清華上寬乃顧之憂聊假有餘之力作時霖雨當均及於疲氓秉國大鈞

實久顯於羣望凉秋之謝嚴律將凝冀為邦朝善綏福履

賀文參政彥博啓慶歷七年九月

伏以光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恭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幾先懿文為大國之光華偉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柬適符賚弼之祥輿頌載喧久渴為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羣材運誠衡之輕重調和元氣登至治於升平然後正台衮以代

天工列功勲而銘廟器符爲元志一作德以重熙朝某幸在陶鎔惟知慶抃商秋式序歳物方成伏請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回賀集賢韓學士絳啓慶歴七年十月

伏承被名試文升華儒館伏惟歡慶伏以某人天麟異稟廟璉至珍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合質文之體要英躔高步羣俊聳一作戢以望風雄敷龍材妙選稱爲得士果膺帝柬入耀書林給札揮毫聳如墻而駭目奏篇稱善

喧貴紙以傳都惟秘府之育賢乃熙朝之盛美優游歲課豈鉛槧之是專選取國材實棟梁之此出蔚然茂業奚測遠塗方懷抃躍之私遽辱置郵之問仰銜隆眷徒切愧誠冬序云初天和善保傾瞻感頌交集悰靈

上致政王太保啓

某啓昨者太保還政王朝榮歸故里暫留齋舫云止陋邦竊省孤危方嬰罪譴一作譴逃虛易喜蓋人迹之罕逢道舊為歡刱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為位貌之

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天寒感慰所（一作攸）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夷懷組鄉閭雖暫伸於夙尚追鋒疾置將入副於精求惟期善衛襟靈以迎休寵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

右修啓此者特蒙惠顧遠辱誨言副以雄編俾之試目通判都官識窮淵韞學探本原（一作元）講於仁義之餘深得風騷之旨雜然衆體各極其精時無鍾期誰識高山

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無堪方幸退藏而自屏敢期時彦不我鄙遺諭之累幅之勤貺以百篇之富四面之宫並奏騄聽於鏗鍠三歎之音有餘豈窮於沓默但駭夜光之投闇徒令海鳥之驚魂媿之重言以起連城之價用為永好惟期十襲之藏感幸之誠敷陳罔既

回和州通判啓

日睽風表曠有歲時邈絶奉於聲塵盖卒奔於事役幸

玆隣郡首辱誨言絺縟旨之勤隆若清徽之晤挹政修闕決難久滯於材猷基彥飛英即入承於光寵更希珍攝以副禱祈

謝黄巖李主簿啓

伏念為邦誠樂懷舊則勞風月佳時久辜燕集文酒勝處動渇清狂亦惟愛忘未棄踈外猥蒙流問但喜拜嘉某官力學多文射策得雋枳棘甚賤非翔鳳之所棲杞梓惟材宜大廈之可用窮冬不雪多温少寒勾稽之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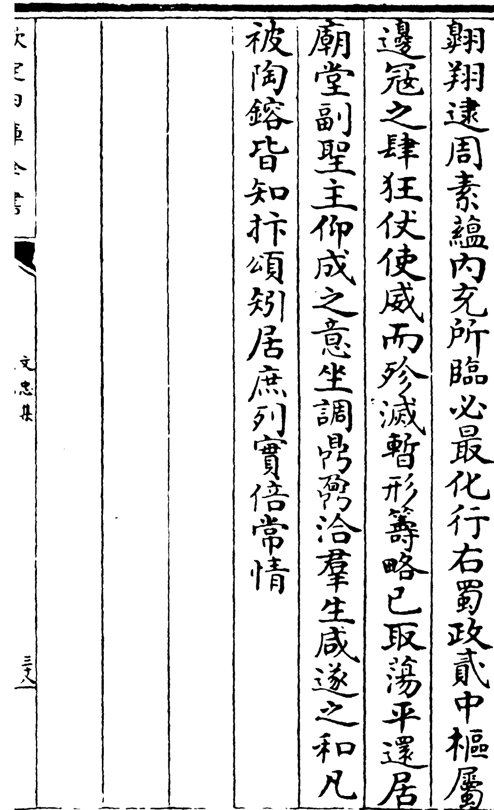
畜神為最益期勤懋庸迓升揚

回陳殿丞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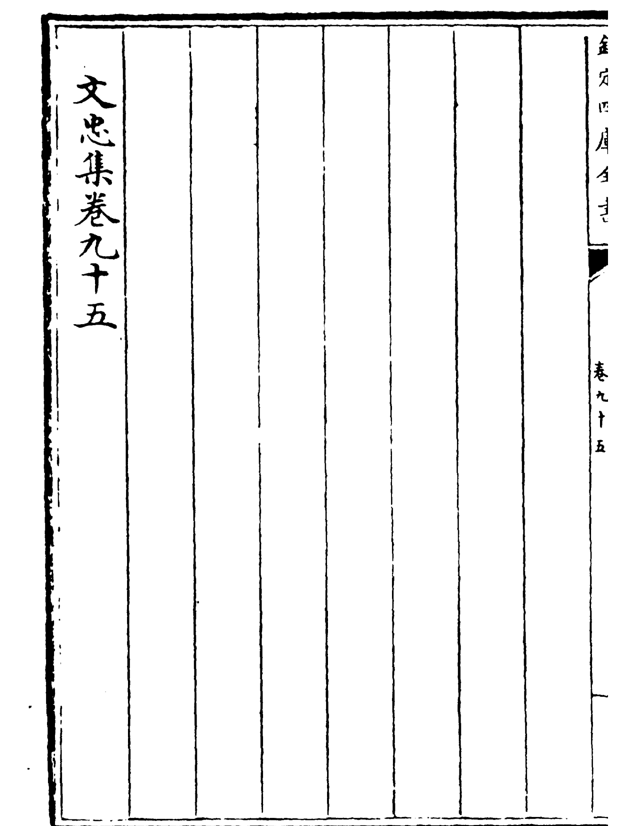
伏念睽濶英猷貿遷時籥寘身窮僻方便於自藏惠問
周隆遽承於曲顧欽雅材之高妙播華譽以芬揚貳政
藩宣諒難於滯俊飛綏基閣行被於寵遷歲律斯回陽
和將布善綏嘉履以副願言

賀文相公拜相啓 慶歷八年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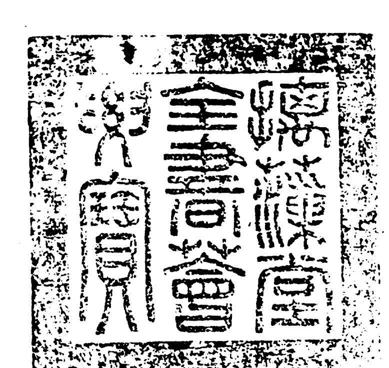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藴



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之選
翺翔逮周素藴内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貳中樞屬
邊寇之肆狂伏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略已取蕩平還居
廟堂副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鴨鶨洽羣生咸遂之和凡
被陶鎔咎知抃頌矧居庶列實倍常情



文忠集卷九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費恩綸